歷史與空間

■文：孫貴頌

# 宋神宗的開明與民主

北宋的第6位皇帝是神宗趙頊。他繼位時正好20歲，風華少年，血氣方剛，銳意求治。登極之初，就下求言詔，廣泛聽取建議，決心真正有所作為，做一個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明君，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扭轉真宗、仁宗以來政綱鬆弛不振的局面。

因為求治心切，所以神宗非常好學，經常向大臣們徵詢意見，大膽啟用改革人才。他一上台時就打算起用王安石。王時任工部郎中、知制誥，丁憂已滿，但他還拿架子，稱病不赴。神宗覺察到有貓膩，對輔臣說：「王安石曾在先帝朝任職，多次召用不就，或以為不恭，現在朝廷召他又不至，是果真有病，還是有所要求？」後來，直到被提拔為江寧知府，由副部級轉為正部級，王安石才就坡下驢，顛顛地上任去了。

又過了數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任命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這個差事，相當於國策顧問，還兼着皇帝的老師。神宗有什麼事，也經常向王徵求意見。

神宗注意廣開言路，擇善而從。大臣們也敢在他面前說實話，說真話，有時當着他的面爭得面紅耳赤，神宗也不以為忤。在用人的問題上，神宗更是思想重視，聽取不同觀點。副相韓琦放外任時，向神宗辭行，神宗還就韓的接班人問題徵求他的意見：「卿去後，誰人可以任國事？」韓琦此時心裡有怨氣，說：「皇上聖明，自有識別。」神宗道：「王安石如何？」韓琦回答：「安石為翰林學士，學問有餘。如進位宰輔，恐器量不足。」神宗聽了，默不作聲。後來的事實證明，韓琦的預言是準確的。

神宗任用王安石搞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神宗有些動搖。王安石覺察後，很生氣。他又裝病在家，不上班了。接着上章要求解除其相位。神宗心裡明白，此時如果允許王安石撂挑子，新法很快就會像他爺爺時的「慶曆新政」一樣，半途而廢。於是，只得挽留王安石繼續任職。他讓翰林學士司馬光擬旨批答。司馬光反對改革，就乘機在詔書中以神宗的口吻教訓王安石：「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王安石見詔大怒，立即抗章自辯。神宗一看司馬光把事辦糟了，遂親書手札安慰他：「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看看，皇帝倒先自我批評，向臣下做起檢討來了。王安石又賭了幾天氣，才不情願地重新執政。

司馬光雖然給神宗製造了點小麻煩，但他並不計較，很欣賞司馬光的直率和學識，打算任命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司馬光卻極力推辭：「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都與臣言相反。」你與皇帝不保持一致倒也罷了，反而當面批評起皇帝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神宗非但不發火，反而問他：「你說說有什麼事相反？」司馬光說：「臣言條例司不應當設置，又言不宜多派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不是相反？」神宗說：法都是好法，是下面執行的出現了偏差。豈料司馬光仍然不依不饒，激動地說：「以臣看來，法不是好法。」到了這個份上，司馬光被殺頭的可能都有。然而神宗仍然向他心平氣和地解釋，最後反而讓司馬光說的沒了脾氣。神宗曾感慨地說：「像司馬光這樣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錯誤了。」

最為典型的，是王安石與蘇軾二人在改革的爭論中，宋神宗所持的態度。神宗起用王安石搞改革，遭到了包括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這些重臣和老臣的反對，也包括官位不顯的蘇軾。蘇軾時任直史館、判官告院，他利用自己會寫文章的優勢，多次上書神宗，反對改革。神宗看了蘇軾的奏疏，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就召見蘇軾，問他當前的政令得失在哪裡，讓他不必忌諱，直言指陳。蘇軾逮住這個機會，豈有不說之理？他一字一頓地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三個方面，矛頭直指王安石。神宗悚然，表示要好好想一想。這次接見被王安石知道後，他不知好歹地當面質問神宗：「陛下為什麼要召見蘇軾？」神宗趕忙解釋，說我看他上書說的主張都與別人不一樣，所以就召見了。王安石竟然直接來了一句：「陛下如此錯矣。」當神宗告訴他還想給蘇軾另外安排個合適的工作時，王安石一聽又急了，說：「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一個皇帝，竟然讓宰相把自己提拔的人給踹了。

神宗的改革最終沒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既得利益者與官僚權貴們反感和對抗的力量過於強大，加之用人不當所致。王安石雖然有才能，但正如韓琦所言，確有「器量不足」的毛病。人道「宰相肚裡能撐船」，但就宋神宗與王安石而言，反倒是皇帝很大度包容，宰相有點小雞肚腸。王安石最大的錯誤，就是自視才高學富，固執不受人言，排除異己，不明事理，也不把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當回事。所任用的改革者，以小人居多。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如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等，都與他不能相處。連他的弟弟王安國，也不贊成變法。最後，神宗乾脆罷免了王安石，自己親自指揮操作起來。然而終因積重難返，加之宋軍在與西夏國的交戰中大敗，損失士民及民夫二十多萬（當西北前線的敗報傳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難忍，竟臨朝大哭）。從此，神宗徹底喪失了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只好仍舊維持原來與西夏的和議，每年向其交納財物。同時，神宗的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擊，一病不起，直到元豐八年（1085）去世，終年38歲。

宋神宗是一個有作為、有主見的皇帝。他雖然不能改變封建的專制制度，但在「朕即國家」的體制之下，不搞一手遮天，孤行己見，而能發揚民主，開門納言，博採眾議，內省自己，可謂器量宏大。雖說還夠不上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但這種民主作風就是放在今天，我們各個部門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能夠做到神宗的程度，也是不大多見。

■宋神宗像。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 發燒：人體調節機制

醫學實驗早就證明了發燒乃人體的調節機制，可是並不是每位醫生都同意這觀點。很多醫生都會開退燒藥給病人，而病人都相信退了燒便沒事了。《我們為什麼生病》指出，那是由於目前只有極少數評價「發燒作為一種對抗感染的適應性機制」的研究，也有一個醫學研究，在報告中指出，水痘患者服用了退燒藥，平均要延遲一天才復元。

華盛頓大學的醫學教授丹尼斯．史蒂文森（Dennis Stevens）醫生指出：「某些情況下，對發燒病人進行退熱治療，有可能發展為敗血症休克。很可能這是因為阻止發熱干擾了機體對感染作出反應的正常機理，其結果有可能是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

《我們為什麼生病》指出：「防禦機制的具體表現不一定都是適應性的，即使發燒是有益的，甚至是重要的，我們並不認為完全不應該用藥物退熱。片面地一味採取鼓勵發燒的態度是不合理的，更不應聽任發燒上升到自然的高度。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在看到適應性反應的益處時，也要看到代價，看到矛盾統一體的兩個側面。」

此書提出：如果人體維持40℃體溫沒有什麼不好的話，那麼就一直保持（103℉）以免感染好了，何必等到感染之後再來退熱呢？因為不正常的體溫有着不菲的代價：「能量消耗增加百分之二十，還有男性的暫時不育，更高的發燒，還有可能引起譫妄，或許還有驚厥甚至永久性的組織，特別是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

儘管退熱會使感染延長，但生活繁忙的現代人還是要退熱的。如果一定在「生活療效」與「身體療效」之間二擇其一，現代人可能要吃退燒藥，哪怕吃了會將延遲痊癒，他們在感冒時，寧可讓「身體療效」放慢一些，也要選擇吃藥，以加快「生活療效」，使自己能夠及早恢復工作能力。

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現代生活早已改變了人類的時間表，很少人會意識到，過於急促的生活節奏、過重的生活壓力、過勞、過倦、過慮，本來就是非自然的，而這種非自然的生活方式對身體是有害的，其實也是病態的。此書告訴世人生病與治療的關係是辯證的：「如果整個問題僅僅是身體感到舒服和不舒服的話，我們就只有減輕或者消除身體不適的任務。但是，既然退熱會延遲恢復，或者甚至還有可能增加繼發感染，我們就要在干預之前首先權衡得與失。」終有一天，醫學研究會提出證據，以幫助醫生和病人判斷每一次發熱是有用還是無用。

發熱和退熱的原理不但適用於人體，其實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因為人會生病，社會也會生病，社會發燒不僅僅是一個隱喻，更可能是「社會的身體」向外發出的適應性信號，有時需要讓它及早退熱，以恢復社會的正常運作，有時要給它時間，讓它得到適當的調節。

# 文藝天地

手寫板

## 鄉音　鄉情

■文：俞慧軍

鄉音是一支歌
是一支清笛
總在有月的夜晚響起
飄着淡淡的離愁與別緒

尋覓童年悠遠的清風箏影
咀嚼祖父兒時哼唱的山歌
淳樸的鄉音穿越愛的時空
也穿過年幼的朦朧與悵惘

當閃爍的星群燃起玫瑰般的火焰
晨曦飽蘸霞彩潑繪水鄉的黎明
當夢幻的理念撥動生命的琴弦
遠古的強音震盪於海天之間

這是跋涉者心靈與心靈的呼喚
這是遠行人載滿情緣的歸航
耕耘在母親河畔的遊子
怎能走出更生着憧憬的親愛故鄉

鄉音是母親心頭的牽掛
一邊是慈祥的目光一邊是殷切的期盼
鄉音是遊子身上的衣衫
一邊是不老的思念一邊是璀璨的詩行

有一種文字
讓人過目不忘
有一種情感
不需點擊也能燃燒

站在生命之船的啓錨地
故鄉在心靈的田園裡愈走愈高
老屋邊那棵古杏樹
在金色裡撿拾着飄落的希冀

寄給遠方遊子一枚錚亮的鴿音
那是惠特曼留給水鄉的低吟淺唱
一陣微風掠過靜如止水的心間
吉祥的鳥兒銜着眷戀飛上雲天

記住這比物質更充實的詞彙
只有這溫馨的文字
從歲月的指縫間悄悄滑落
成為邈遠的記憶

鄉情不是鮮花
是雲煙
不凋謝
只飄散

生活點滴

■文：吳翼民

# 藥芹　水芹

進入秋冬季節，蔬菜中的葉菜類漸漸稀少了起來，綠色的葉菜更是接連着淡出市場。青菜應是最普通常見的綠色葉菜，竟也變得稀貴了許多，原因是經過霜打，青菜打不起精神，停止了生長，卻變得好吃起來，——容易燒酥爛、呈甜味。這時你若留意一下市場會發現有多種以食莖梗為主的葉菜相逢在了一起啦，它們便是芹菜類。

我們平時吃的芹菜類品種不少，大抵有藥芹和水芹兩種，細數的話還有岸芹、白芹和西芹諸品類，都在這個季節匯合到了市場，江南人家多數喜歡買本地產的藥芹和水芹，味道純真，是藥芹就散發一股濃濃的草藥香味，說水芹就含有一股爽口的清水滋味，並且這兩種芹菜都可以單獨成饌或搭配多種葷素食材烹調，營養豐富、咬之清爽嫩脆、嚼之回味悠長、吃下後清腸通便，是主婦們居家過日子備炊的上上之選。

藥芹佔領市場的日子很長，從春歷夏直抵秋冬，現在有了大棚，嚴冬日也能見其形跡。我的經驗是，粗桿子藥芹較嫩而藥香味偏淡，細桿子藥芹較老而藥香味偏濃，選擇哪種類型要看具體對象，老年人吃粗嫩些為宜，年輕人吃細老點為好。藥芹搭配的食材很寬泛，家常以炒肉絲或炒豆腐乾為多數，尤其是炒豆腐乾，簡直就是絕配，那種切成絲條的老油香豆腐乾，嚼之筋道，滿口溢出鮮香，與藥芹的藥香相映成趣，下飯啜酒都很過癮。現在飯店的乾鍋牛蛙、乾鍋香辣蝦蟹、乾鍋魷魚等都會投入一大把藥芹，增添了色彩和香味，也讓芹菜吸附去些許的油頭和辣味，那藥芹就越發的入味好吃，常常主菜沒有吃多少，鍋裡的芹菜已經被揀了個精光。也有許多家庭主婦選用藥芹包餛飩的，以藥芹茸末和肉末為主料，再加上其他輔料拌而為餡，那餛飩咬起來端的是又鮮又香啊！我自己包餛飩就選薺菜或藥芹為蔬菜原料，前者清香、後者藥香，都很出色。

比之藥芹，水芹上市的時段要狹窄得多，一般是深秋初冬應市，到開春基本落市，但中間跨着一個風光十足的年節，正是它「湧朝」（大量上市）之期，且價廉物美，那麼它就格外受到恩寵啦，是每家每戶過年必吃的時蔬。過年吃水芹有三大亮點，一是取其諧「勤」音，討個口彩——來年勤勤儉儉，手勤腳健；二是取其色彩青白分明，做人「清清白白」；三是過年時節餐桌上雞鴨魚肉葷腥「洶湧澎湃」，人們肚皮裡油膩「山積海聚」，必須要讓清淡的蔬菜來中和中和，那麼清爽可口的水芹就是最好的選項啦。江南人家烹調水芹多數是拌食，或純淨是拌水芹，或豆腐乾拌水芹，拌水芹的豆腐乾宜取白胚豆腐乾為好，淋少許麻油，是何等的清淡！並且水芹還有個特點，就是白梗子特別長，而白梗子是非常嬌嫩的，白梗子越長的水芹品質越好。不過我也蠻喜歡青梗子的，較白梗子吃起來爽口。

曾經在冬季到鄉下看到過菜農收穫水芹的情景，——他（她）們全身都浸泡在爛泥塘裡，「全副武裝」着，一個個如同泥人一般，既冷又累，卻為城市居民提供着過年最受歡迎的時蔬，遂越發對可敬的菜農心生感激之情。

■清香脆爽的芹菜是主婦們備炊的上上選。

試筆

■文：王江鵬

# 夏日尋訪寇準墓

小的時候，農閒時節聽鄉村裡的父老們講故事。總會提及我們這座北方小縣城的另外一個雅稱——三賢故里。也會給我們這群小孩，背一背寇準七歲時隨父登華山時所寫的「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俯首白雲低」的詩章。彼時年幼的我們，自然是一臉羨慕。至於到底是哪「三賢」，後來才知道。

等到到了外地上學，在讀胡雲翼老先生編選的《宋詞選》時。沒想到，竟然也選了「三賢」之一的寇準寇萊公的一篇「一時膾炙」的小詞——《江南春》。其詞云：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州人未歸。

假期居家讀書，連日裡看得人昏昏欲睡。加之又是溽暑天氣，於是，便同友人約好了，前往渭北的寇萊公墓走一遭。

關中的夏日，儘管也是花木蔥蘢，鳴蟬切切，但是太陽卻毒得厲害。好在乘車出了市區後，一路上鄉間路上的風吹個不停，難得如此的清涼。

幾經周轉，終於來到了位於官底鎮左家村南的寇萊公墓（寇準封爵，萊國公）。只是由於歷時久遠，加之天災人禍，如今的墓地僅僅只剩下一個偌大的封土。墓前有清代渭南縣知事所立「宋寇萊公墓」碑石一通。碑文則為時任兵部侍郎、陝西巡撫兼都察院副都御使的畢沅所書。篤學好古又仕宦四方的畢沅，對於古物有着濃厚的感情，關中地區好多勝跡古墓，多留有他的墨寶。

時值盛夏，墓前封土上長滿了野草，為這座飽經滄桑的古墓，增添了些許陪襯。從前讀書，總能看到古人感慨時光的句子，總能看到滄海桑田之嘆。如今，望着這近千年的古墓，也不由得理解了古人的喟嘆。寇準的前半生一帆風順，年少成名，科考又中的早。一路宦途，穩穩當當的便從大理評事升到了大名府成安軍，遷殿中丞，後來又被提為尚書虞部郎中。這一切的知遇之恩，令少時便「通《春秋》三傳」，明大義的寇準不由得對國家，對朝廷充滿了感激。而出自關中的寇準，骨子裡也浸滿了秦人素有的質樸與耿直。在朝為官，自然是剛正不阿，而敢於犯闕直諫了。於是乎《宋史．寇準傳》中便有了宋太宗「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的讚語。自唐以後，為人臣者能得到這樣的讚語，自然是只有感激涕零，死而後已。而真正讓寇準垂名千載的卻不是太宗的這句讚語，而是發生在真宗朝的宋遼之戰。正是在這次戰爭中，面對着危局，書生報國的寇準，以一己之力挽狂瀾於既倒，慷慨陳詞，力勸真宗親征，備受鼓舞的宋軍連挫來犯之敵。最終，宋遼雙方達成了史冊上有名的「澶淵之盟」，換來了國家安寧。國亂忠節見，也正是在這一次，一介書生的寇準，以自己的方式為天下萬民換來了長久太平。

然而，秉性耿直的寇準在他的後半生，卻連連遭到奸臣排擠，最終終老於貶謫之地——雷州，令後之覽者不由得為之扼腕。可是在民間，盡忠報國的寇準卻迎來了民眾的歡迎與喜愛，人們以特有的方式，通過戲曲、評書等民間藝術來歌頌他們心目中頂天立地、為國為民的大英雄。

徘徊在墓前，忽然想起了在龍城太原讀書時，於清明同友人一起前往附近的榆次老城遊玩，在老城保存最完好的城隍廟參觀時，城隍廟寢宮中竟然供奉的是寇萊公及其夫人宋氏的穆穆塑像。而這，或許正是出於對寇氏的敬仰與欽慕，當地父老遂將公正不阿的寇準作為當地的城隍神，以期保護鄉里，福澤百姓。

《射鵰英雄傳》裡云：「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而史冊中那些盡忠報國、萬死不悔的書生們，真個當得起這個「俠」字！